

人与自然丛书



[法] 阿兰·吉尼 著

飞车环球行

时波 ● 译

feiche huanqiu xing

甘肃科学技术出版社

【法】阿兰·吉尼 著
时波 译

Feiche Huanqiuxing

飞车环球行

甘肃科学技术出版社·兰州·中国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飞车环球行/(法)吉尼著;时波译. —兰州:

甘肃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1

(人与自然丛书)

ISBN 7-5424-0774-0

I. 飞… II. ①吉…②时… III. 游记—世界

IV. K9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51814 号

甘肃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章 甘图字:26-2001-029 号

飞 车 环 球 行

作者	【法】阿兰·吉尼 著 时波 译
责任编辑	王郁明
封面设计	何伟
版式设计	王郁明
出版	甘肃科学技术出版社(兰州市滨河东路 296 号)
发行	甘肃人民出版社发行部(兰州市第一新村 123 号)
经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	兰州人民印刷厂(兰州市西固中路 1046 号)
开本	850mm×1168mm 1/32
印张	6.625
插页	1
字数	163 000
版次	2001 年 10 月第 1 版 200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120
书号	ISBN 7-5424-0774-0/K·8
定价	10.00 元

甘肃科学技术出版社图书若有
破损、缺页可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前言.....	(1)
筹措资金.....	(3)
困难重重.....	(15)
崇山峻岭.....	(31)
越洋西渡.....	(42)
湖边观鸟.....	(62)
巫婆妖术.....	(74)
瀑布奇观.....	(91)
稍事修整.....	(99)
新的天地.....	(113)
挥泪告别.....	(127)
丛林奇遇.....	(136)
夜宿崖边.....	(149)
攀登不止.....	(158)
亚马孙河.....	(169)
横越大洋.....	(184)
归心似箭.....	(203)
译后.....	(206)

前言

我完全可以虚构本书的情节，但我宁愿历尽艰辛，环球旅行，亲自体验一番，然后用自己的所见所闻来撰写此书。我认为，单凭两条腿和坚强的意志，骑一辆自行车行走 4.4 万千米，这是对生活的挑战。

在出发前，我曾经以为这样一次长途旅行只有身强力壮的人才能完成。可是叫我吃惊的是，一个体格上“不走运”的人竟然也能走完这漫长的路程！我不想在此叙述我的生活，更不想借此写一部令人抑郁的小说。不过，在引导读者去追寻我过去的足迹之前，我必须向大家交代，我幼年时令我记忆深刻的时间都是在医院的候诊室度过的。只要我走进候诊室，总会有一大群身穿白大褂的先生围过来：他们对我的病情很感兴趣。我是一个佝偻病患者，他们摸一摸我那细小的胳膊，然后亲切地抚摸我那毫无气色的脸蛋，接着便双手插进白大褂的口袋里，摇摇头离开了我。

有一天，我已记不起那是第几次去医院求医了。一位大夫检查完我的病后，对我父母说，我的病情很严重，为了我的身体，应该把我送到农村或山区去养病。我不仅有佝偻病，还常常晕厥，不省人事。这样，我便回到了我的老家。

记得 12 岁那年，由于一条小牛犊的原因，我放弃了原先爱好

的骑自行车运动。有一天,我照例骑车离开村子,在一条尚未铺柏油的公路上飞速前进。我的车没有闸,在坑洼不平的公路上朝下坡滑行,只好用左脚的鞋底当制动器。像往日一样,我碰到了一群奶牛。可是那天真不走运,牛群中一条淘气的小牛突然跑到路中央挡住了我的去路。我来不及用鞋底刹车,结果车子钻进了小牛的两腿之间,我跌翻在地。

我倒在两堆牛粪中,当时就决定再也不骑车锻炼了。

体育与我似乎也没有什么缘分。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不理解有些人为什么为了争夺一个球而在球场上拼命地奔跑。进了中学,我也总是躲到一个不为人知的角落里,逃避那令人讨厌的体育活动。

直到1975年5月,我始终没有受过骑车的专门训练,但是,我竟然骑上一辆自行车,开始了走向陌生世界的行程……

● 筹措资金

几个月来,我一直充当着代理人的角色。说实在的,我没有什么职业。我曾经在象牙海岸阿比让的黎巴嫩区当过画师,在一位瑞士艺术家那里充任过捉刀代笔人,还做过贩卖猴子的商人,甚至在阿尔及利亚开采过石头,当过书商和人寿保险公司的代表。此外,我还学过开出租汽车,在巴黎一个身份不明的人那里任过秘书,并受雇于一位大富翁:做过他的包打听。总之,三百六十行,我几乎行行都干过。1974年8月间,我没有找到新的工作,只好暂时充当别人的代理人。

这一年的8月,我对地铁车厢内令人讨厌的气味和一张张愁闷的脸产生了特别的厌恶情绪。我萌生了一个念头:离开巴黎,经过克利希门,直往东去,穿过圣克鲁德门,投身到恢弘的大自然中去。在这1974年的8月,强烈的愿望促使我放弃这没有生气、没有内容的生活——这是一个流年似水、令人窒息的生活;在这1974年的8月,我怪念丛生,想去大沙漠翻滚狂奔,想跟马萨伊人^①的姑娘们玩造房子游戏,想跟亚马孙河流域的吉瓦洛斯人一起玩耍,或者同郊狼一起到野外去嬉戏;在这1974年的8月,我思绪纷乱、想入非非,制订了一个又一个计划,但都是纸上谈兵,一无定见,毫无所获。可是,24岁的我,仍然相信命运和运气。

① 马萨伊人系坦桑尼亚和肯尼亚一带的居民。——译者

我离开首都，来到了西部的波尔蒂克镇，同我一起来到该镇的是骑车东行的狂热计划。

我已经 12 年没有骑自行车了，但这有什么关系呢？我的决心已下，力争尽早出发。

一位朋友给我送来了一本工商名录。我仔细地查阅此书，发现有 150 家企业可能资助我的旅行。于是，我坐在我家顶楼里给这些企业写信，一整天没有下楼跟奶奶一起喝咖啡。我坐在地板上一页又一页地写着，告诉对方，我要用事实证明，翻越高耸入云的阿雷山脉无须越野车。我将 150 张信纸装入 150 个信封，写上地址投入了信箱，好像在海边将 150 个装有纸条的瓶子投入大海一样。我等待圣诞老人的仁慈，但不抱任何幻想。

9 月初，我接到矿泉水工厂的来信，当时我正住在乡下，见信后立即回到了缺乏生机的巴黎。按地址我找到了这家工厂，进了一间办公室。坐在办公桌前的一位先生问我打算到哪里去旅行，我向他解释说，我很想横穿大沙漠，翻越安第斯山脉，也想去亚马孙流域探险。

那位先生两眼不停地打量着我，他也许希望我讲些令人陶醉的事情，但很遗憾，我没有什么好听的故事可讲。

我喜欢的是行动。在我看来，光说不做，纯粹是浪费时光。喝茶、抽抽烟，那只会是一事无成。办公桌前的先生要我说一说我的具体目标。如果我是一个花言巧语者，我一定会毫不吝啬地动用我的三寸不烂之舌告诉他，我想到委内瑞拉的奥里诺科河上游去观察和研究蚂蚁的生活。骑着自行车去南美洲研究蚂蚁的生活，这有人相信吗？

在我应邀前去会见第 50 位企业主勒卡斯先生时，我仍然说打算骑车环球旅行。我在一个星期三的上午见到了他，勒卡斯先生态度和蔼、脸堆笑容地接待了我。

已是 9 月份了，我还没有自行车。勒卡斯先生叫我坐下，向我

郑重宣布说，他的公司准备向我无偿提供 1.2 万法郎。

“您是说不必偿还这笔钱吗？”

“是这样的。”

我顿时觉得这办公室的墙壁、桌子和其他用具都染上了一层玫瑰色。

生活在微笑，生活披上了玫瑰色。我真碰到了好运气，我应该用斗大的字来书写勒卡斯先生的名字。我意识到幸福已经悄悄走进了我的生活。勒卡斯先生的公司只要我办一件事：等到 1975 年 5 月出发。

我欣然接受了这个要求。

回到家里，我就同自行车制造商联系。但忙了好久却一无所获。幸亏我的弟弟达尼埃尔认识普鲁哈自行车厂的一个小伙子，该厂可以定做车架，于是我同该厂取得了联系。

我来到了该厂的自行车库，一连看了好几辆车。这时走来一位先生，向我打听来意。。

“要一辆结实的车子。”

“要上哪里去？”

“转一圈！”

我不想直说我要做一次环球旅行，就是说了他也不会相信的，因为就连我的父母兄弟和我的朋友听了我的打算，也都笑得前俯后仰，他们谁也不相信我。不过，我还是在悄悄地做环球旅行的准备。

1975 年 4 月

我取回了定制的自行车，环球旅行再也不是异想天开的怪念头了。黑色的车架闪光发亮，十分漂亮。可是我在体力上还没有做好准备：两条瘦小的腿缺乏强劲有力的肌肉。在启程之前，我加强了锻炼，骑着车绕一片房屋转。每逢星期天，我总是躲在角落里

练，避免让马路上的骑车者看见我气喘吁吁的样子。我怕别人的讥笑。

我在郊外林间小道偷偷练车，遇到陡坡绕着骑。

我开始尝到了长跑运动员们的孤独感，但我已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决不为放弃巴黎的都市生活而后悔。

1975年5月31日

我告别了亲朋好友，告别了可爱的家乡和舒适的生活。

这天早晨，我哽咽着嗓子向前来送行的人说了声“再见”，骑上自行车出发了。

我驱车走了一整天。晚11点左右，天空一片漆黑，大块乌云从我的帐篷上方翻滚而过。我的帐篷搭在一条篱笆后面，为的是不让某些好奇多事的闲人看见。我在帐篷里点燃一支蜡烛，咖啡壶里的咖啡散发出诱人的香味。我久久不能入眠：躺在这青草地上，我感到不是滋味。于是，我像看电影似地回忆起我刚放弃的那个生活的一幕幕情景。我并不为离开那种生活而后悔，从今后，我将与草木为伴、以野狗为友；属于我的将是凭空翱翔的小鸟、恢弘的原野、峥嵘的山脉、翠绿的河谷和灰色的大象——不是动物园里或电视中供人观赏的大象。总而言之，属于我的将是自然界的动物和植物。

我在帐篷中过了一夜。从今天起，这帐篷将临时充当我的餐厅、卧室和我纵思遐想的场所。

我避开了巴黎，离开了光怪陆离的都市。我带着30千克重的行李，用了整整11天的时间，日夜兼程、风雨兼程，才走过了特鲁瓦地区。赶了一天的路，到了晚上我简直成了一头野兽。我筋疲力竭、腰酸腿疼，连找一个安静的角落支起帐篷的力气也没有。四肢的酸痛赶走了困意，躺在草地上久久不能入睡。由于我筹集到的路费不甚丰厚，因此这次旅行完全听天由命。一路上我节衣缩

食，过着农民般的俭朴生活。这样，我又渐渐嗅到了早被我遗忘了的乡间气息——马粪散发的气味。

我离开了布列塔尼，飞车路过了著名将领贝特朗·迪盖斯克陵墓。布列塔尼、诺曼底、博斯、布里……所到之处，风卷尘起，到处灰灰蒙蒙，满目愁色。今晚我把帐篷支在布桑谷口，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走进一个山口，这同第一次接吻或初领圣体一样重要。我爬上山顶，郑重地拍照留念，然后以惊人的速度滑行至山谷，滑向那万籁俱寂的世界。我在这山峦起伏的地方一口气飞驶了好几千米。

一连四天的滂沱大雨，淋得我身上湿漉漉的，连行李也没有一处干的地方。这讨厌的天气使我兴致全消，我无意欣赏眼前这披着乳白色云雾的峰峦。我的眼睛盯着不停滴水的帽沿和雨点在空中画出的斜线。我在脑子里想像着椰林的情景和耀眼的太阳，我必须发挥自己的想像力来战胜这无孔不入的雨水。车链开始生锈，我的两个膝盖也像生了锈似地不听使唤。自从上路以来，我一直晓行夜宿，不敢急行。我有时间问自己，冒着这么大的雨骑车旅行，难道我疯了吗？不。我只有一个念头：摆脱这使我倦怠的寒冷。

昨天，我越过了长达 1800 米的阿尔贝格山口。我用 6 个小时的时间只走了 30 千米，这山路时起时伏，坎坷不平，实在难走。当我推着车爬到山顶时，已是气喘吁吁、汗流浹背，尽管两只脚踩在深深的积雪里。

越过朗根山，便是最艰险的道路。羊肠小道，坡度极大。我一度自问，为何推着自行车到这个鬼地方来；我甚至犹豫了起来，差一点儿放弃环球旅行的计划。在山巅迎接我的是刺骨的寒风，鼻子、耳朵和手指都冻得发麻。

我周围全是形状古怪、千姿百态的岩石：有的咄咄逼人，仿佛随时都可能向我扑来；有的温厚恭让，似乎在沉思，似乎在鼓励我

前进。群山起伏，但万籁无声，寂寞像一把老虎钳子夹着我，叫我喘不过气来。这是一片肃静的世界，宁静的夜晚显得格外的长。我靠在自行车上喘着气，把一切纷杂的念头赶出脑海，尽情地休息一晚，明天还要向山那边进发呢……

当我拖着两条疲惫的腿踏上意大利的国土时，已是6月25日了。我已慢慢地养成了过游牧民族般的流动生活的习惯。

我离别波尔蒂克镇快满1个月了。这1个月我是一分一秒地拼搏过去的。昨天，我到了奥地利的因斯布鲁克，我从城口的公墓旁一掠而过，然后进入了意大利的布伦内罗地界。我摆脱了阴雨绵绵的山地，来到了阳光普照、暖融融的平原。公路上的柏油被太阳烤得融化了，粘在轮胎上，我只好放慢了速度。

清晨醒来，天色阴沉，雨水哗哗。记得昨天我就同一场暴雨展开了搏斗。雷声四起，闪电蛇游，我奋力蹬车，一心想赶在大雨前找一个避雨的地方过夜。但等我醒得上气不接下气的时候，豆大的雨点劈头盖脸地袭来，淋得我像只落汤鸡。昨天我太累了，今天我的屁股还隐隐作痛，两腿的肌肉又酸又麻，我只好涂些碘酒来减轻疼痛。

一路上我买了好几次食物，人们常常问我要到哪里去。我总是似答非答地说：“去南斯拉夫！”

我没有勇气告诉人们，我要骑车去土耳其。对我来说，伊斯坦布尔就像天涯海角一样遥远。我在旅途中渐渐明白，这次旅行可以使我正确地认识自己。我离别家乡和父母亲友，为的是独自做一次长途旅行，去迎击困难，经受锻炼，接受考验。我带着诚意来到了南斯拉夫这个红色国家，我决定跟别国的人民友好相处，我惟一的武器是自行车的气筒。

我骑着自行车走了1个月。迄今为止，这一运动对我的鼻子、气管、肺等器官来说，仍然是十分剧烈的运动。我的身体随时都有垮下去的危险，天气一变，着一次凉，我就会在某个地方躺上几天

起不来。加上住宿和饮食条件如此艰苦，一病就会前功尽弃。

一个星期来，我几乎没有遇上值得记录的事情。转眼就是7月10日，我整天就是骑着我的自行车赶路。在南斯拉夫北部有许多荒凉的沼泽地，那里蚊蝇孳生，各种昆虫满天飞舞。只要有人经过，它们便成群结队地落在你的腿上、脸上，毫不客气地吮吸你的血液。有的飞虫虽不咬人，却十分烦人，它们会钻进你额头的皱纹里，贴在皮肤上吸你皮里的水分，其滋味实在难以表达。

我最担心的问题是水。沼泽地带遍地是水，但臭气冲天，污秽不堪，不能入口。要是喝不到水，我就会被困在沼泽区，各种虫子就会把我当成它们吮吸的对象或藏身的安乐窝。到那时，我就是名副其实的行尸走肉，到处去传播跳蚤和细菌。

随着行程的增加，我发现自行车有着无比的优越性，它能使人领略各地的风光，了解各种风土人情。

由于找不到一个理想的地方歇脚，我只好在一個卸货场上支起了帐篷，不远处有一个火车编组站。这一夜真热闹，火车的隆隆声一直没停，机车喷吐的烟灰落了我一身。

这是我露宿的第35夜，也是我第35次扮演伊斯兰教苦行僧——我席地而卧，没有褥子。到这时候为止，我关心的是臂部的疼痛，而无暇欣赏一路的风光。要知道一辆新车的车座往往是很硬的，它没有弹性，很容易把屁股磨破。我身上仅有的一点儿脂肪渐渐消失了，我的胸脯露出了一根根肋骨。今天夜里，我思念起久别的亲友。此时此刻，他们也许在猜测我已经到了某个地方，也许在议论我的情况。

打从5月31日以来，我逐渐熟悉了公路上出现的各种情况。叫我恼火的是那些旁若无人的卡车司机，他们大多数长得十分肥胖，像一座山似地坐在方向盘前，看见骑车者总是拼命地鸣喇叭。今天上午，一阵喇叭声从我后边传来，我手足无措，自行车飞出公路，一头栽在沟里……今晚无论如何要尽快离开南斯拉夫。

1975年7月16日

昨天，我被一群保加利亚宪兵逐出国境。现在，夜幕正徐徐降临，我在寻找一个过夜的地方。天气很好，我的情绪也很不错。昨天的情景又在我眼前出现：我见到了索非亚，来到了大街上。自行车的后轮胎破了，我在一尊列宁像前修补好车胎。当我快走出索非亚市区时，我遇上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她在马路旁卖梨。我在她的小摊前停了车，打量着她的货物。我不会讲保加利亚语，只好用手指了指我要的梨。她满脸皱纹，眼镜后边藏着的那对小眼睛盯着我的自行车，脸上泛出了微笑。她看见了 my 徽章，突然脱口说道：“啊，您从法国来？”

叫我更为吃惊的是，这位妇人告诉我说，她年轻时上过教会学校，学习过法文。她讲一口流利的法语，且没有杂音。而我的法语倒还带有浓重的乡下口音。我们谈论了巴黎，她虽从未到过那里，但似乎比我更了解我的首都。这天下午我跟她聊了很久，她又说又笑，仿佛做了个游览法国的梦。

正当我在一个斜坡上往下滑行的时候，一位宪兵高喊道：“停下！停下！”我不喜欢让人家破坏我的兴致。可是，公路的另一头也有人挥动五角星。我便向他驶去，停在他面前，向他使了个致意的手势。宪兵的脸像手里的五角星一样红。

“去吧，同志！”

我翻身上车，转眼就驶到了远处，这位宪兵真叫我啼笑皆非。

今天我要在这儿的山顶上过夜。这是一个十分如意的地方，到处是茂密的灌木。我推车离开公路，上了一个小坡。我喜爱在夕阳西下的时刻散步，放松一下全身的肌肉。公路上车水马龙，南来北往，但对我已毫无吸引力。现在我已经不受时间的约束，我可以自由自在地支配我的时间。能告诉我时间的是我手上的那只表，它的分针和时针绕着中轴不停地转动——我自己也成了一根

时针，在4平方米的斗室里绕地球的中轴转了无数次后，我又在这无垠的原野里继续不停地转着。

警笛响起，一辆警车超过一辆卡车，命令后者停下。

还有4米我就爬上山顶了，我选中的营地就在山巅。

两颗红五角星示意我走过去。

“自行车，不许，不许！”一个男人叽哩咕噜地说着模棱两可的话。不用说世界语，也不用翻译，我早已明白地方当局不许我在这里停留。我只好退回到公路上，飞快地滑下坡去。路过他眼前时我根本没有停下来的念头，他显然生气了。

他是位记仇的人。

卡车停下了，司机像我一样感到意外，他的外表和口音很像柏柏尔人。头戴草绿色军帽的宪兵在公路上跑来跑去，忙得不亦乐乎：在宪兵、柏柏尔人和我之间展开了一场讨价还价的争论。我很快就明白，我的自行车随时都有可能被宪兵扣留，装入5吨大卡车里。事情果然如此，我只好爬上了卡车。没有多久我就弄明白，卡车司机是阿富汗人。一个小时后，他告诉我，他刚从德国买到这辆车，正在把车开回喀布尔去。

他要我当他的助手。每次穿越城市，都必须由我给他指路，这位来自荒无人烟的落后地区的人看不懂当地的路牌。成吉思汗的这位后代脚踩油门，脸带笑容，如果前边有汽车的话，他就拼命按喇叭。一路上我始终把眼睛睁得大大的，生怕阿富汗人出事。他倒是个乐天派，不管什么时候总是笑嘻嘻的。我多次要他停车让我下去，他都不答应。我的天啊！我无可奈何，只好斜靠在角落里，眼望星云密布的蓝色天空。也许我的灵魂不久就要归天喽！反正我这条命已经交给了阿富汗人。

卡车紧急刹住，我的脑袋差一点儿把挡风玻璃撞个窟窿。前面出现了三叉路，公路向左延伸，右边是一条土路。归心似箭的阿富汗人以最大的速度奔驰，来到三岔路口他失去了方向，于是来了

个急刹车。真叫人够受的。

“怎么样？没有事儿吧？”

两只眼睛盯着我，放射着炯炯有神的光；在黑暗中他那上下两排洁白的牙齿显得格外明亮。阿富汗人笑得弯下了腰，他在我的指挥下忽而后退，忽而前进，左拐右转，上了公路，卡车又风驰电掣般地奔跑起来。“我真像个疯子！”他笑着对我说。

他一只手搭在我的肩上使劲地晃我。前面出现了一个宽阔的停车场，一排排卡车和其他车辆沐浴在晨曦中。经过打听，方知我们已经到了土耳其边境。我总算活着到了土耳其，要是跟这个赶路的阿富汗人在一起，我这条命恐怕会丢在半路上的。

我们到土耳其海关办公室，一位官员给我拿来一封匿名信，要我翻译给他听。办完此事后，他递给我一杯茶，算是付给我的翻译费。一切都很顺利，我办完手续高高兴兴地离开了海关，吹着口哨在土耳其的土地上跳上了自行车。

远处的原野上方，清真寺的塔尖直刺晴空，那就是著名的埃迪尔内市。我快马加鞭，奋力蹬车，绕过几道弯，爬过几个坡，转眼便来到了这座久闻其名的古城。土耳其名城伊斯坦布尔离此不远了。从前我认为可望而不可即的圣城如今骑自行车就可以抵达了，怎不叫人兴奋呢！

只要再出几身汗，再蹬上几天自行车，那美丽的伊斯坦布尔就会出现在眼前。在阳光的照耀下，我飞驰在一马平川的绿野上，这是多大的乐趣呵！

埃迪尔内市有一个宽阔的广场，四周有上百张桌子和椅子，人们在那里喝茶休憩，数不清的乌鸦和其他飞鸟盘旋在广场上空。我在一张桌边停下，要了一杯茶，邻桌有三个法国人在聊天，他们听出了我的口音，便凑过来问我来自哪里，要到哪里去。我一一回答了他们。

“好极了！讲点别的好吗？”

“我要说的就是这些!”

“不过,你这么干一点儿没有什么考虑吧!”

“那么,一个登山运动员征服前人未到过的高峰,一个潜水员向更深的洋底游去,一位马拉松长跑运动员一口气跑 42 195 米,他们都有自己的考虑吗?除了流汗疲劳外,他们得到了什么呢?他们只有一个强烈的愿望:更好地锻炼自己。”

“就为了这个目的?”

“一点儿也不错!”

他们终于明白了。我站了起来,骑上自行车,飞快地离开了群鸟盘旋的广场。

出了埃迪尔内城,一条漫长却笔直的公路直通伊斯坦布尔,我一脚一脚地蹬着,柏油马路在车轮下徐徐后退,我正在一点一点地靠拢伊斯坦布尔。

太阳快要落下地平线,该是我物色一个歇脚过夜的地方了。我推着车子离开了公路,向田野走去,渐渐淹没在茫茫夜色之中。

我在这阡陌纵横的原野上孤身只影地游荡,好不自在,真有限的乐趣。我一边选择支帐篷的地方,一边回忆着这些天来栉风沐雨的生活。我走上了一条充满困难的漫长的路,但困难中包含乐趣,痛苦中酿出幸福。汗水换来的是新的天地、新的生活。

这里离黑海不远了。黑海,我只是在地图上见过它,如今它就在我附近。我仿佛已经见到了它的浪花,听到了它的涛声。

我赶了一天路,感到筋疲力竭,于是在一个灌木林旁停住脚,支起了帐篷。我凭两条腿,已经飞车行走了 3000 千米路。今晚我可以在星光下香甜地睡一觉了。

自行车的使用价值真不可低估,骑着它你可以走遍天下不用愁。

晚饭十分简单,几片面包加上白天在一条河边汲满的一壶水。连日来我所能吃到的就是面包,我有时也不得不搞一两次精神会